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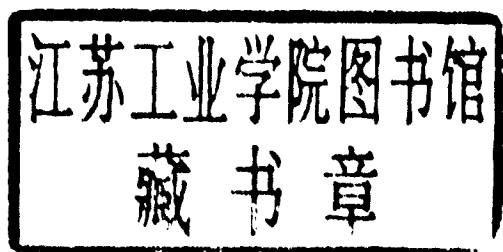
新疆石油 文学作品精选

2007~2008

赵钧海 主编

新疆石油
文学作品精选
(2007~2008年)

赵钧海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石油文学作品精选. 2007~2008 年 / 赵钧海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228-13039-9

I.新… II.赵…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克拉玛依
市—当代 IV.I21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339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市科恒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6 开
印 张	21 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序

郭仲军

新疆石油文学是一个工业地理和文学综合概念,它的内涵十分明确。应该说,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石油战略的不断西移,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而伴随着它的文学事业也开始了新的突破和飞跃,并不断带给人们欣喜和激动。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成就,留存这些成果,我们力促了此书的编辑和出版。

文学是精神食粮。在人类文明的数千年进程中,文学书籍不仅是传承和弘扬文明的重要工具,是人们汲取力量、收藏历史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人们娱乐消闲的一种便捷方式。新疆石油文学的兴盛和异军突起,让我们兴奋,也让我们有机会整理一下近几年来文学创作的成果,检阅一下本土文学队伍的实力,从而更加激发和调动大家的创作积极性。刚刚揭晓的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和首届西部文学奖,新疆石油作者获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这也给广大的文学创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他们会更加主动地探索和进取。

《新疆石油文学作品精选》主要收录了2007~2008年两年中,克拉玛依

本土作者发表在全国及新疆重要报刊上的优秀作品和部分中国石油行业作家、新疆作家发表在《新疆石油文学》上的优秀作品，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石油文学的积极指向，反映了波澜壮阔又艰苦卓绝的石油奋战场景，讴歌了石油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大体涵盖了新疆石油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这里有名家新作，也有新人吐翠；有人生的平淡与壮美，也有灵魂的真情叙说；既有文字的精美、高雅，又有语言的朴素、纯真；既有思想内涵的深邃，又有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这些都会让我们获得思想的认知，情感的升华，文字的愉悦，也会让我们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可以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是我们的最终旨意，我们正在为接近这个旨意做着积极的、不懈的努力。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帮我们理清了思路，他们希望这本书能站在一个更宽广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上，有文学价值，更有史料和引领价值。于是，它就会传达给读者一些更全面、更准确的审美可能，也无愧于这个纷繁多姿的时代。

每两年编辑一本《新疆石油文学作品精选》，是我们最初的设想，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八年、十年或二十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这件事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

2009年7月20日

（作者系中共克拉玛依市、新疆油田公司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001 序

郭仲军

小 说

001 我们都是杨来顺(中篇)

尹德朝

036 不远处总有一所邮局

和军校

050 田园乐

赵光鸣

061 锅炉房里的爱情

刘小晖

076 狼 语

陈清平

090 大白菜

李培智

098 狼 拐

谢耀德

106 铁马掌

尹 杰

110 玫瑰花开

殷亚红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

- | | | |
|-----|------------|-----|
| 113 | 飞翔在白垩纪的翼龙 | 赵钧海 |
| 126 | 艾里克湖畔的蹉跎岁月 | 赵理敬 |

散 文

- | | | |
|-----|-----------------|-----|
| 147 | 烟酒经 | 韩子勇 |
| 160 | 我看到了整个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 刘亮程 |
| 163 | 杨队长 | 第广龙 |
| 168 | 一个人的生存记忆 | 穆 涛 |
| 176 | 贝尔尼尼的魅力 | 赵钧海 |
| 179 | 野马之殒 | 黄 毅 |
| 191 | 献给父亲 | 刘 枫 |
| 197 | 魔鬼城的石头 | 杨国显 |
| 204 | 雪 兔 | 宣庆勇 |
| 209 | 细碎平静的生活 | 李显坤 |
| 214 | 少与书无缘的一段经历 | 张 克 |
| 218 | 我的帐篷,我戈壁上的家 | 杨 春 |
| 222 | 渭河畔的打桩号子 | 王 健 |

诗 歌

- | | | |
|-----|---------------|-----|
| 228 | 我们的石油 | 殷常青 |
| 235 | 大风中的克拉玛依(外二首) | 刘龙平 |
| 239 | 钢铁的蓝与石油的黑 | 刘龙平 |
| 245 | 楼 兰(组诗) | 沈 苇 |

248	郁笛九行诗	郁 笛
252	我看到了清澈的黄河(外二首)	曲 近
256	春天:疯狂与惶惑(组诗)	北 原
261	西北:克拉玛依油城(组诗)	郭志凌
266	另一片风景	郭志凌
271	在故乡和少年的我不期而遇(组诗)	高炯浩
274	飞翔的新疆(组诗)	贺海涛
277	柔巴依:风吹边疆(组诗)	顾 伟
279	水的渴念(三首)	顾 伟
282	目光打成的结(组诗)	谢耀德
285	春天的贺卡(外二首)	申广志
291	宁静与慌乱的戈壁(组诗)	潘 伟
297	诗三首	王荣胜
300	在乌尔禾的文学笔会上(组诗)	刘 琼
303	想念克拉玛依刮风的时刻(外一首)	罗国勤
305	梦的羽翼(组诗)	张 童
307	春天来临之前(外一首)	杨 勇
310	这个秋天(外一首)	晚 亭

文学评论

312	英雄大地,浩荡长风	胡康华
324	寻找心灵的窗口	尚润宇

尹德朝 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出版有长篇小说《沙潮骤至》和小说集《沙舐血》、《雪啸风城》等四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克拉玛依市文联、克拉玛依石油文联专业创作员。

我们都是杨来顺

当1148井队在盐碱滩打出一口臭水井的时候，山东姑娘胡秀娥刚过了她二十三岁的生日。

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初秋季节，山东的沂蒙山区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这段日子，胡秀娥每天都在华鲁乡的玉米地里收获一年的耕耘，她一边掰着包谷棒子，一边想念着她从未谋面的男人。包谷穗子喷撒着花粉，花粉弄得她身上很痒，越是痒痒，她就越想这个男人。

这个正被姑娘思念的男人叫杨来顺，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像自己的名字那样顺利。自从他跟着1148井队进了新疆的托里大戈壁，就仿佛被抛到了地球之外失去了方位，他和队伍的运气都很糟。这一年，准噶尔盆地同时开进了很多部队，这些部队脱了军装都变成了打井队，兄弟井队接连打出好几口高产油井，全国上下喜报频传，而他和1148井队的钻工们却打出了一口比狗尿还臭的水井。在严冬就要过去的时候，他烧死在盐碱

我们
都是
杨来
顺

滩的地窝子里。在那个艰苦的年月,死个人是很平常的事,可是这个女人来找杨来顺了,这让井队的人有点儿束手无策,他们实在想不出让这个女人不伤心的办法,也不想让这个女人成为别的井队的女人。可是女人的选择却让他们大出所料。

胡秀娥要去新疆寻找她的未婚夫杨来顺,已是这一年的冬季。胡秀娥没有见过这个人,只看过他的照片,是通过村里媒婆牵的线。媒婆说:“邻村的这个小伙子不仅是个当兵的,还是个带兵的,上尉连长。”

媒婆说着就把小伙子的照片掏出来给她看,浓眉大眼,一杠两星的肩章下斜挎着宽宽的牛皮黄铜武装带,英武潇洒。胡秀娥冲那张照片只看了一眼,一股热血就上了头,就像喝了二两土老烧,心跳的声音把耳膜都震得咚咚响。她脸红耳热,不是害羞,而是激动,激动得出了汗,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天哪,这么英俊的军人呀,他就要成为自己的男人了?这不是做梦吧。她想要再看一看照片,媒婆不给看了,说,等你们相中了我就送给你,意思是要是相不中不就毁了照片吗?胡秀娥是很自信的,因为,她也是她们胡家村最秀丽的姑娘,村里多少当过支前模范的小伙子追她,没日没夜地追,他们对她只是一句话:“不是人民解放军俺不嫁。”这话她还只说了一半,心里还有另一半,那就是,不是军官俺也不嫁。不过这话她不敢说,怕别人说她势利眼,心比天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现在,她的这个愿望分明就在眼前,再向前跨一步就会实现。

然而遗憾的是,就在他们定下见面的那一天,她的上尉连长,她日思夜想的杨来顺,突然接到开拔的命令,上新疆找石油去了。他们还未曾见过一面,小伙子就这样走到了天边。天边不怕,天寒地冻也不怕,只要他杨来顺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她的人,死也要是她的鬼。胡秀娥的内心是一大片纯净的水,那未曾谋面的男人在她的水里洗了一遍又一遍,越洗越觉得他是个英雄。他一定高大健壮,力大无比,一只手就能把她抱起来,咕咚一下扔在包谷地上或热炕上,然后像一座崩塌的山一样倒向她……她整夜睡不着,睡不着就写信。她给他写信,给他寄照片,照片是专门跑几十里地上县城里照的。她写呀写,一直写到天亮,越想他,她就越写。她写呀写,就决定去找他,上新疆找他,找她的爱情,找她的未曾见

面的上尉连长。

胡秀娥第二天就去了县城,她要在这里买一张去新疆的火车票。天气已出现霜冻,北风扫荡着沂蒙山区的枯枝败叶,扫荡着山东姑娘千里寻爱的一颗骚动的芳心,扫荡着她对未来美好命运的憧憬和担忧。

胡秀娥包袱里除了她的一件小夹袄,还有一双她连夜赶做出来的千层底棉布鞋,鞋面上还绣了一朵百合花。这是她做的第二双鞋了,第一双她送给了一个参加孟良崮战役的解放军了。那是八年前,那一年她只有十六岁。那天村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全村的人都欢送人民解放军出征,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旗帜染红了沂蒙山区蔚蓝的天空。这个军人也在队伍里,她不认识他,但是他比别人都高出一头。这个军人腰挎盒子枪,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她就顺手把鞋子挂到了他的脖子上。他回头一笑,她就记住了他的面容:浓黑的眉毛,长着一脸的胡子。从他带领的士兵的人数来看,像是个连长。鞋子送给这样的男人才会物有所值。那双鞋,她做得很累很辛苦。那年,村妇女主任对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说,必须在部队出发前把手里的鞋做好。只有两天的时间。她是个好强的女孩,她点灯熬油,细嫩的手上勒出了一个一个大血泡,天亮的时候鞋做好了。她还把一朵百合花绣在上面,可是她的手肿得就像一对紫馒头。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山里去了,把她的一颗少女的心也带到了战场。她在心里发誓,将来要是嫁人,就得嫁给这样高高大大的、长着浓密胡子的军官做自己的男人。

后来听说战役打得很惨烈。确实也很惨烈,因为她看见从前线抬下来很多的伤员,伤员躺满了她们村的麦场,麦场躺不下了,又往村小学和一座庙里抬,把香炉和财神罗汉都腾出来了……她在伤员堆里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看,没有那个大胡子兵。她心里很欣慰,可是她还是听到了不好的消息,说那个大胡子军官死了,说他所带的那个连队是个尖刀连,打得一个都不剩。她不信那个人会死,他那么健壮高大,怎么会死呢?可是人家说得有声有色,人家说:“那个大胡子军官穿着一双绣着野百合花的棉布鞋,有人在向烈士们告别的时候,看到了那双漂亮的百合花鞋子,就把那双鞋子扒了下来,说等全国解放以后,要把它送到革命军事博

物馆展览哩。”

她听后心里悲伤极了,但是悲伤之中,又有那么一点儿欣慰,她的鞋子要是真的送到什么地方去展览,她一定要去看一看,她要对人家的说,这是她做的哩。

胡秀娥在县火车站里整整排了一天的队,等挨到了窗口,一问,她听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说现在的铁路还没有通到新疆,火车只通到甘肃的九泉。甘肃在哪里?九泉在哪里?九泉,不就是黄泉吗?娘哎,怎么这阳世上还有这么一个让人丧气的阴间的名字?好在售票员给她解释说,不是九泉,是酒泉,还告诉她,到了酒泉,可以换乘汽车去新疆,不过,就是苦一些,时间长一些,得走上十天半个月呢。长算什么,苦也不怕,为了她英俊的军官男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俺也要去。

她哪里知道,遥远的西部地区寒风凛冽,荒沙无际,与她的家乡天壤之别;她哪里知道,在托里戈壁的茫茫旷野里,要找到一个男人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她哪里知道,那个男人与她想象的一点儿也不一样……

二

此时,杨来顺正与一支头戴两顶帽子的队伍行走在新疆的托里戈壁里。队伍走得歪歪斜斜,他们从东南方向走过来,就像是一支没有经过训练的地方武装,然而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参加过辽沈战役和朝鲜战争的老兵。但是,这里的风太大了,天太冷了,再有素质的队伍也会被刮得七零八落。这里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才刚进十一月,怎么就这样寒冷?鼻子冻得发青,眉毛和胡子都让哈气染白了。在山东老家,庄稼还绿着哩。

他们的头上戴着狗皮帽子,皮帽子上还要扣着一顶铝盔。为什么要戴两顶帽子?因为这里不仅寒冷,大风还能把石头刮到头上来,而铝盔可以保护头部。两顶帽子增加了他们的高度,因而看上去他们很高大,像一些游走在另一个世界上的大头怪物。他们有车,却不坐车,因为车上驮着被分解的巨大的机器和铁架子,还因为他们正在爬一个山坡,地上都是虚软的碱土,车重了上不去,他们只能下车走路。

唯一不走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联专家涅巴托夫斯基，另一个是北京来的女工程师李菡玉。

队伍的前头打着一杆红旗，红旗不是很红，就像是从这支队伍中流淌出来的一片血渍。红旗被风吹得很强劲，旗梢已抽打成布条，正一块一块地被风撕走。他们的肩上扛的已不再是枪支，是一根被称做管钳的粗铁棍子。风沙很大，把队伍吹得时隐时现，东倒西歪。旗杆吹成一个弧形，被风吹得平平展展的旗面上写着“1148钻井队”。

这群去了帽徽的转业军人，要找他们从没有见过的一种叫做石油的黑色液体，这个液体不在天上不在地上，却在千米深的地下，看不见也摸不到，因而他们显得有些沮丧。他们想不通，山河如画的祖国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荒沙戈壁？在战场上，他们生龙活虎，因为敌人就在我面前，看得见摸得着，而石油这个东西，它到底在哪里，鬼也不知道。举目远望，没有尽头，可这里又像是世界的尽头。戈壁太庞大，沙漠太庞大，苍茫无垠，万顷不毛，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人们在这里傻了。他们似沧海一粟，留不下丝毫的印记。

杨来顺快要掉队了，其实他很懦弱，一点儿也不像胡秀娥心目中的英雄那样高大，也不像刘巧儿的对象赵振华。他没有一点儿战斗的朝气，他也不是什么军官，在部队上是一个炊事兵，现在继续在井队里干他的厨师事业。他又矮又瘦，寡言少语，哪里是胡秀娥心中的形象？单纯的姑娘哪里知道，那张照片是精明诡诈的媒婆从一个画报上剪下来的。

前几天，杨来顺在克拉玛依居住地收到了山东老家的第一封来信，信是胡秀娥写来的。她在信上说，她要和他结婚，现在正走在来新疆的路上。于是，他的心里热得就像烧红的煤炭。来新疆之前他雄心勃勃，立志要大干一番事业，可是上级还要让他干炊事工作，再加上这里荒凉无比，他就对找油没了兴趣，想来想去，还是家乡的土地实在，女人的被窝实在。石油在哪里？听说是在几千米的地下。外国专家说，还不知道在哪块地下。油怎么弄出来，像挖煤那样一镐一镐地挖？挖十辈子也挖不到底。路上，他一直想着怎样向队长请长假，回老家和前来找他的女人结婚，或者干脆一走了之。可是他不敢，这个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他要是一个人

走,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冻死,让狼吃掉,让风刮走。不过,现在就是想走也不能走了,他要是走了,胡秀娥找来了怎么办?

队长陆佳川与杨来顺一前一后走在队伍中,杨来顺想请假,心里反复不停地背着几句话,说自己想去克拉玛依市接他的未婚妻,然后在那里结婚,然后是不是能让他回老家看看,帮爹娘收一收地里的庄稼。然后他就再也不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了。可是他心虚,几次想张口,都没敢,他不是怕陆佳川,井队的人从上到下都黑着脸,因为这支队伍目前还没有找到一滴石油,而其他兄弟井队,都已在准噶尔盆地的不同地方打出了高产油井。队伍中,陆佳川的脸色尤其不好看。这个时候,他要是请假,去克拉玛依车站接未婚妻,结婚,不是找骂吗?他跟在队伍中走呀走,手里紧紧握着胡秀娥的信,他没有见过她,可 he 把她想象成刘巧儿。甜甜地一笑,一笑俩酒窝,迷死人了。

次日下午,队伍停留在一个无名山坡上,他们要在这里打井了。他们把红旗插到山坡上,开始卸车。大风几次把红旗吹倒,但是总有人走过去把它再扶起来。红旗就是这支队伍的意志和灵魂。可是,红旗越飘越显得无精打采,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怀疑,这样一个鬼都不来的地方会有那个叫做石油的人类宝藏?可是,苏联大鼻子涅巴托夫斯基把打井的圈子画到了这里,他们就得把红旗插到这里。圈子是用白石灰画的,画得一点儿也不圆,很像一个猪尿泡。

大铁架子竖在那个猪尿泡上,开钻了。

这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上,这里有了第一行有关打井的文字记载:准噶尔盆地以西黑油山外围勘探区域,打油井一口,预定深度八百米。地名为:托里戈壁的外围勘探区域。这个名字太长,比苏联人的名字都长,这么一长串文字,把1148井队的人搞得很晕,把苏联老毛子搞得也很晕,指挥部的人就说:“干脆简称为外探区吧。”

在外探区的小山坡响起钻机声的第二天,杨来顺终于向队长张开了请假的嘴,可是,钻机的声音太大,轰轰隆隆像轰炸机在天空盘旋,杨来顺喊了半天无果。最后他打消了念头,等打出油再说吧。

井队里有钻工二三十人,除了在朝鲜战场上炸掉一只耳朵的陆佳川

已过三十,其余均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另一个领队的是苏联大鼻子专家涅巴托夫斯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一直单身。“大鼻子”是外国洋人的总称,涅巴托夫斯基的鼻子并不大,却很尖,鼻尖上总停留着一滴明亮的清鼻涕,不等它掉下来,他一吸就进去了。他说他很喜欢中国,想留在这里。后来才知道他真正喜欢的是中国的女孩子。

李菡玉是钻井队唯一的女性,这个女人是北京石油学院分来的学生,二十三岁,她学的是机械专业,管着井队里所有的机械,因而,她身上的柴油味儿里总夹杂雪花膏味儿和她的体香。她长着一张白净端庄的小脸,苗条的身材,给了这支队伍强大的动力。不过,她与这些农民出身的军转钻工们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们都是中国人却没有共同语言,更没有感情交流的渠道。她字正腔圆的北京口音,再加上一口流利的俄语,让钻工们感到,她可能是上帝派下来的仙女,遥不可及。她已不再是一个生活中的女人,她是一幅画儿,纯净地、骄傲地、高尚地、孤独地挂在钻工们的心里。

陆佳川自从见到她的第一天就暗恋上了她。可是他知道,李菡玉是个城里的大学毕业生,在五十年代,城市是人间的天堂,而大学生就是天堂里的仙女。陆佳川是在抗日末期当的兵,农村土改时学了几个大字,军旅八年才混上了一个上尉连长,岂敢做李菡玉的春梦?可是知道归知道,想归想,明明知道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还是做了她不少的春梦。他想她,怎么挡也挡不住。他只要一嗅到这个女人的味道,就心跳加快,浑身有劲。

可是,这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她明明是一个中国女人,却和苏联专家涅巴托夫斯基走得很近。她不仅是机械工程师,还担任着1148井队的俄语翻译工作,两个人整天叽里咕噜,不知都说些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大部分语言绝对都与工作无关。两个人到底在谈什么?当然只有他们知道。最初,他们谈的是中苏友好,谈列宁和斯大林,后来他们谈托尔斯泰、普希金,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共产主义战士保尔和资产阶级小姐冬妮娅的爱情,再后来谈中国的《围城》和《红楼梦》,谈安娜·卡列尼娜和林黛玉,谈着谈着,他们“谈”出事了……

钻头钻下去,土质很松软,很像是一把餐刀轻轻地切着一块蛋糕。原计划要在这里打一个月井的,可是,才钻了不到三天零几个小时,还没容这支队伍喘口气,还没把炉灶砌好,把帐篷支牢固……就井喷了。液体喷出来了,喷出来的不是油,是水,灰色的臭水,它带着地球的滚烫体温和压抑了千年的呼吸,冲天而上。臭味真臭,就像腌坏了几年的臭鸡蛋甩在人的鼻子上。它从地下钻出来,喷出几十米高,又重重地落下来,变成一条蟒蛇似的河流拼命朝山下逃。它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太臭,不讨人喜欢,就顺着山坡逃呀逃呀,它跑得速度真快,越快越臭,越臭越快,把托里大戈壁的天都熏黑了。

几乎在一夜之间,戈壁滩变成了一片臭气熏天的沼泽。水渗下去,碱浮上来,青灰色的戈壁变成了一片又一片白花花的碱滩,银妆素裹,像永远也化不了的雪,像准噶尔盆地染上苍老的霜鬓。苏联专家傻眼了,他画的这个小白圈子,怎么一下子把地球都染白了?

“打井还真的打到地球的尿泡子上去了!”这是队长陆佳川在说话,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命令大家停钻休工,支帐篷打黄羊烧火炖肉。钻工们高喊:陆队长万岁!工友当面叫他陆队长、陆大哥,背后却叫他陆光棍、陆独耳。这时,杨来顺再次提出要结婚的事,队长说:“来了就结吧,可是你不能走,你走了谁来给我们做饭?你不能走,要是你女人来了,就在这里结,让大家闹一闹,也解一解打不出油的闷气……”

杨来顺一听有点儿傻,他是想借结婚为由,带着女人跑回老家去,永远离开这个狗不拉屎的鬼地方,可现在……

三

打出来的臭水拿到克拉玛依指挥部化验,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成分,为什么这么臭?

全队人一时接不到新任务,原地待命。可是刚支起帐篷,才开了一顿饭,咔嚓一下起风了,说来就来,来得快来得猛,比胶东半岛上的台风大得多。大风吹走了他们的帐篷,把他们活埋在沙石里,好在他们还没有到

窒息的地步风就停了。风来得猛，停得也快，咔嚓一下风就停了，刀切一样地齐，连一点儿惯性都没有。他们从土里钻出来。与指挥部的联系中断了。他们饿得不行，也渴得不行。他们必须赶紧生火做饭，可是饭锅给刮跑了，面粉也吹得只剩一个空面袋子。问杨来顺还有啥吃的没有？他坐在地上哭，别人都以为他是在哭铁锅和面粉，其实他是在哭他的信，胡秀娥写给他的信和一张照片被风吹走了，那上面还写着到达克拉玛依的具体时间。

总不能等死！队里有一支汉阳造，陆佳川提枪走了，戈壁滩上黄羊、盘羊很多，肥甸甸地跑来跑去不怕人。那时，国家还没有明令禁止捕杀它们，陆佳川一直都不许钻工们开枪，因为他不愿再听到枪声，再看到死亡。可是人逼到绝境后，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看到黄羊，他举起的枪又放了下来。最后他把一只狼拖了回来。涅巴托夫斯基看到打死的狼，呜哩哇啦冲他大声喊叫，不知他在说什么。李菡玉说：“涅巴托夫斯基说，你打狼还不如打羊，狼是羊的医生，它吃的都是跑不动的羊，吃掉病羊，就会阻挡疾病传播，它追逐动物们奔跑，会使它们更健康。”陆佳川搞不懂，这是他妈的什么逻辑，他就知道人饿了得吃，《上甘岭》的歌词是怎么唱的？——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是猎枪……你涅巴托夫斯基也最好别挡我的道。

帐篷刮走了，他们就用臭水和泥打土块，盖起了土坯房。刚盖了一半，咔嚓一声，大风又来了，还没有干透的房子又被大风刮倒了。这些江南苏北来的内地人没有见过这么强大的风沙，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还是上天有眼，无意之间，他们看到了地下打洞的黄鼠。这些黄鼠在洞里钻来钻去轻松自如，你来我往修身养性，洞穴式住宅让它们优哉游哉，看都不看一眼这些蠢笨的人类。钻工们恍然大悟，我们未尝不可以？于是纷纷效仿，开始挖洞。他们在这里挖了无数地洞，与黄鼠们一起居住下来，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地窝子。

上级很快找到了他们，送来了食物和饮水。臭水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说那是硫化氢水，不能饮用，但臭味对人体也并无大碍，钻工们就在那块被臭水翻上来的碱地上驻扎下来。